丁大见专栏·花草见

枳 椇

今岁不同往年，巢湖平原秋日多雨，雨斯斯文文地下着，偶时晴上两日。入了冬，秋雨便收住了，白日多暖阳，晒在身上，极舒爽。

草木渐凋，西府海棠的叶泛起焦枯之色，挂着一树红果。凌晨的街灯还未熄灭，霜落大地，泛起薄雾。草木经了霜，颜色反倒好看起来，红的红，黄的黄，愈加绚烂。再往后，便是无边落木萧萧下。

独自走在街市，风卷起残叶，在脚边旋转。踩到一根枯枝，发出一声脆响。定睛看了看，俯身拾起，枝上结有一串果序，造型奇特，不似别的果实那样圆滚滚的。它偏生得像一截枯枝，左拐一下右拐一下，像万字符，又如攥起来的鸡爪，一疙瘩一疙瘩的，粗细不匀。裂处渗出浆来，才看出那不是一段枯枝。忽然想起，这竟是儿时爱吃的拐枣，十多年未曾尝过了。

拐枣是俗称，它的学名叫枳椇，鼠李科枳椇属的高大乔木。我们嚼的那截，并不是它的果，是膨大的果序轴；真正的果实，是端头那几粒硬硬的小核果。果序轴吃起来，带点梨似的清甜水润，霜后尤甚，“鸡爪梨”的名字大约是这样来的。日日从这树下经过，竟不知树上长有拐枣。在树下捡了几截掉落的，洗去灰土，咬一口，果然清甜。

心想，天地悲悯，将这好物生在高枝上，来往的路人难以采摘，便宜了入冬的鸟雀与松鼠。鸟儿啄食果序轴，也把小核果吞下肚，扑棱棱飞到远处；核里的种子消化不了，随五颜六色的养料一同排出，最终在异乡的土地生根发芽。这是自然界不同物种间的默契，彼此互惠。枳椇的种子没有枫树那样的果翅，无法迎风而起，唯有以甘甜为酬，借飞鸟之势，扶摇云空，走向远方。

枳椇的叶宽卵形，巴掌大，边缘带细锯齿；花就低调多了，黄绿色，小小的，一簇一簇地开在枝叶间，香味极淡，在葱绿里细细碎碎地铺开。清雅的小碎花，竟结出那么一副张牙舞爪的果序轴，果真有脾性。各地有各地的叫法，李时珍说：蜀人叫桔枸、棘枸，滇人叫鸡橘子，巴人叫金钩，广人叫结留子。名目五花八门，说到底都是照它那怪模样起的。叫什么不打紧，好吃是真的。

凡好吃的东西，都不容易到嘴。那树长得高，小时候嘴馋，够不着，只能眼巴巴地在树下望着。跑去找邻家奶奶，几个孩子围上去，扯着她的衣角，你一句我一句地央求。奶奶乐呵呵的，从柴房里抽出一根枯黄的长竹竿，竹竿拖在黄土地上，画出歪歪扭扭的线，后头跟着一群蹦蹦跳跳的孩子，去寻那拐枣树。竹竿伸上去，奶奶嘿了一声，一使劲，对着挂果的枝丫一敲。拐枣簌簌往下掉，孩子们抢着捡，沾了灰土，也不洗，衣角上擦两下就往嘴里塞。咬一口，甜丝丝的。老话说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；那时的小孩极少生病，实在是奇。

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每开歧尽处，结一二小子，状如蔓荆子，内有扁核，如酸枣仁形。”说的就是枳椇的果实。剥去小核果的外衣，腹有三四粒种子，种子扁圆扁圆的，微微隆起，通身红棕色，似有一层蜡光，名枳椇子。是味中药，能养阴生津、止渴除烦，最拿手的还是解酒毒。

东坡先生有位同乡叫杨颖臣，得了一种怪病：吃得多、饮得多、拉得也多，多年医治无果，以为必死。东坡为其请了一位良医，为他诊脉，据脉象症状，认为是其饮酒过度、积热在脾。于是以麝香酒濡作丸，取枳椇子煎汤送服，竟真的好了。苏东坡因此感慨：“麝香能制酒果花木，棘枸亦胜酒，屋外栽种有此木，屋内酿酒多不佳。”这东西解酒的本事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我极少饮酒，可有时宴饮，总要喝两杯。沾酒脸红，很难受，从前不知有枳椇子这样的好物，如今知道了，不愿多饮两杯而去寻它。我大抵是不善言、不善饮的人，凑不了推杯换盏的热闹，只好独行原野，观星辰之变，察草木之美，知其所用，记几行文字。看似清静之人，有时也给自己脸上贴金，争些虚名，自知凡胎成不了尊佛。人如蜉蝣，寄于天地，得内心安宁，做些喜欢的事，挣点小钱，也就欢心了。



丁大见，1990年生于怀宁，现居合肥，毕业于安徽大学，艺术学硕士，装帧设计师，剪纸艺人，画家，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，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、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。

枳椇年年开同样的花，结同样的果。十几年过去，再尝时似有岁月之味——同一种果子，不同年纪去尝，终究不同。打拐枣的奶奶，已很久没见过了。乡野的拐枣结满一树，也无人采摘。

小说世情

烙 画

朱幸福

小时候，喜子常常看到爷爷拿着一根长铁扦，铁扦的一头裹着棉布，捏在手里，另一头在炭火上烧得通红，在葫芦或筷子上烫出滋滋的声音和淡淡的烟雾。竹木焦煳的味道消散之后，筷子头上便留下喜庆的花纹，葫芦周身也开出美丽的花朵……这些筷子和葫芦很快就被村里做喜事的人家拿走了，当然也会给点喜糖作为回报，喜子的嘴里便能甜蜜很长一段日子。

村里做喜事的人家不是太多，爷爷烫的东西就会积存下来。除了葫芦和筷子，还有尺子、手杖、扇坠等，爷爷都能烙烫出各式各样的花鸟虫鱼、山水人物，且栩栩如生。逢年过节时，爷爷便将这些东西拿到附近的古镇上卖钱，再换点油盐酱醋回家，当然也少不了喜子爱吃的糖果。喜子就屁颠屁颠地跟在爷爷身后，做些端茶倒水、递送工具的小事。

高兴的时候，爷爷也给喜子讲述火烫画的来历：“这火烫画现在叫烙画。西汉时，有个以烙烫画谋生的人叫李烙花，救了正被人追杀的少年刘秀，刘秀当上皇帝后，为了报恩，就将烙画列为朝廷贡品，重点征集，烙画便以南阳为中心渐渐传播开来。”

喜子听了，好奇地睁大了眼睛：“烙画曾是贡品啊！那我一定要好好学习。”

爷爷说：“据说我师傅的师傅就是南阳人，逃难来到江南，靠卖烙画谋生。不过，你要想学好烙画，先要读好书，还要学好绘画。”

“嗯嗯！”喜子连连点头说，“要是能像绘画一样在宣纸上烙就更好了。”

爷爷用手指点了下他的小脑袋说：“你这个小脑袋瓜子想得还真多，但人们都说纸包不住火，要实现你这个愿望，爷爷怕是没办法了，将来就指望你喽！”

喜子一边勤奋读书，一边跟爷爷学习烙画。高考时，考虑到自己的烙画爱好，喜子选择了师范大学美术系，毕业后回到古镇中学教学生美术课。喜子的美术作品多次入选省市级美展，有的还获得了大奖，渐渐在美术圈内有了一点名气，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会烫烙画。

此时，爷爷已经放弃了以传统的火烧铁扦作笔，改用温度更容易控制的电烙铁了，并归纳出烙画创作的经验，一股脑传授给了喜子，喜子的烙画水平很快超过了爷爷。喜子烙笔之处，留下的是山水田园、花鸟虫鱼，形象生动，趣味盎然。

爷爷笑眯眯地称赞道：“看来咱家烙画是后继有人了。”

“我还想将烙画搬到宣纸上。”喜子找来各种宣纸。

但纸再厚，被烙铁一烫，重了就会焦煳，着色时就漏了，轻了又留不下痕迹。一张画忙了几十天，往往因最后一笔而功亏一篑。

失败的次数多了，喜子很泄气，爷爷却反过来安慰他说：“慢慢来，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很快，新材料不断涌现，一定能造出适合烙画的宣纸。”

在爷爷的鼓励下，喜子到泾县宣纸厂参观学习，向大大小小的造纸厂老师傅求教。一个年已九旬的退休老师傅指点道：“你可以找特种纸生产厂家，告诉他们，你需要的纸张不仅耐高温、防水防霉抗撕裂，而且宜裱宜挂宜收藏，他们一定能造出你所需要的这种烙画宣纸。”

一语点醒梦中人。喜子终于找到了一家生产特种纸的工厂，把自己的想法跟造纸工程师说了，双方进行了近百次的试验和沟通，终于生产出喜子所需要的烙画宣纸，并称为“喜子宣纸”。

从此，喜子把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烙画的创作上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十年后，喜子精选出自己创作的88幅优秀烙画作品，送到县文化馆集中展览，没想到一炮打响。特别是他的主题烙画作品《清明上河图》，长12米、宽0.55米，历时两年零八个月创作完成。行家评论喜子“准确地还原并传达出原作的韵味与意境”。专家也说喜子的烙画“将书法中的线条美与国画中的意境美完美地融合起来，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尊重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”。文化馆负责人惊喜地建议他申报非遗项目，教育部门安排他轮流走进校园展示，好几个美术作者当场表示要拜他为师……

而百里之外，喜子的爷爷此时正躺在的医院病床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中喜子烙画展开幕式的现场直播，微笑着闭上了眼睛，他的脸上满是欣慰和安详。

喜子又在思考着如何将金属丝镶嵌进烙画中，创作出更加名贵的“掐丝烙画”。

人间小景

消失的碗托

安小花

近年我在太原居住较多，偶尔回矿区，也是匆匆忙忙，可不管时间有多仓促，总要去街上买几个碗托，满足一下味蕾。

碗托是我们老家的一种传统小吃。用荞面做原料，面稀释后顺时针搅拌，然后装碗上锅蒸。因此得名碗托。山西其他地方也有类似小吃，但叫法不同。譬如柳林是叫碗团，清徐是叫灌肠。做法稍有不同，料汁也有差别。我们的碗托出锅晾凉后，是要用专门的擦子，擦成扁扁的长条状，有点像刀削面。再配上醋、蒜泥、芝麻、香油调的汁。简直就是人间美味。矿区的职工来自五湖四海，饮食也五花八门。但矿区饭店或者小摊，卖的大多是当地的食物，想吃家乡美食就得自己动手。大众食物可以自己做，但像饭托这样工艺烦琐、技术要求高的小吃，鲜少有人会做。想吃也只有等回了老家，对于我们这些一年回一次家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煎熬。

记不清哪一年，街上突然多出个卖碗托的小车，车上罩着玻璃罩，擦得亮晃晃的。里面的白瓷碗垒得很高。刚开始大家持怀疑态度，担心碗托不正宗，觉得矿区水土硬，做不出那样乡味的碗托。但当听到摊主亲切的乡音时，顾虑便打消了一半。老公说，买几个试试呗！我说行。摊主用擦子擦好，问要不要调料，要的话加五毛。我们每次都会要。不说其他，单是捣蒜泥就够麻烦。而蒜泥又是碗托的灵魂。从那天起，碗托成了我们饭桌上最常见的食物。老板生意越做越好，原本只是兼职，后来碗托成了主业。没人知道他的名字，大家都叫他碗托，我们也跟着这样叫。碗托很健谈，顾客光顾时，他总是侃侃而谈，好像跟谁都很熟悉。有时候话太多，大家觉得烦，或者潜意识认为，工人跟个小摊主没什么可说的。敷衍几句便走开了。我想，他可能是孤独吧！矿上的职工有同事，有妻儿，有老乡，他孤身一人。我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来离家乡几百公里的矿区卖碗托。人们众说纷纭，有人说他在老家做生意赔了。也有人说，他是懒，觉得山里生活安逸。还有人说他有病，干不了重活。可随着生意爆火，人们又有了新说法，说他当年是看好矿区的商机，才来的。如今一家人都靠他卖碗托养活，他还在老家买了楼房。

不管怎样，他让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人，吃到了碗托。

去年我回矿区，跟老公上街时发现碗托不在了。老公说，他去世很长时间了。我非常惊讶，碗托年龄最多不过四十，看起来也很结实，怎么会突然去世。老公说他当初就是有病，干不了重活，才来矿区卖碗托的。至于是肾病还是心脏病，他就不知道了。总之碗托死了。瓜果蔬菜占了半条街，碗托原来的位置，被一个卖鱼的水车占了。摊贩们卖力吆喝着“本地西红柿，现摘黄瓜，唯独听不到碗托亲切的方言。不知道老家下雪没，听说108国道修路，下次回去要记得绕路。繁大高速马上要通了……

一时之间，我竟有些不适应。我站在碗托过去的摊位前，迟迟没有挪动脚步。卖鱼的男人问：要条鱼？我说不要。老公扯了扯我胳膊：人活着总有这么一天，你就别伤感了。

前阵子，我再次回到矿区。在街上突然看见了碗托。我以为自己见鬼了，揉了揉眼再看，就是他。他正低头擦碗托，嘴巴张张合合说着什么，脸上一如既往挂着笑，看不出一点病态，或者大病初愈的样子。我给老公打电话，说我看见碗托了，你不是说他死了吗？老公说他回来好久了。我说这些人真可恶，人家活得好好的，干吗造谣说死了？老公说你打电话就问个这？我说对呀。他说我正准备开会资料呢！我哦了一声挂了电话。那天我一口气买了五个碗托，不知道是出于对他的怜悯，还是害怕他又突然消失，吃不到碗托。原本想张口问问，他这一年躲哪了，想想算了。他倒是一如既往热情，说怎么不见你上街了。我说在太原市住的多。他感叹：矿区人越来越少了，听说工资也一降再降。说完他叹了口气，也不知是为矿工担心，还是担心自己的生意。

我想起近年来，关于明星去世的谣言。这些谣言不仅困扰了当事人，也让无数粉丝心碎落泪。可碗托只是普通人，没有流量，造谣的目的又是什么？

算了不想了，不管怎样，我又能吃到碗托了。



秋入杉海 孙世华 摄

信笔扬尘

众星捧月“中国尊”

欧阳青

众星捧月、百鸟朝凤，“中国尊”轻盈入云。地上108层、地下8层，高528米的中信集团新大厦，是一眼可望的北京第一高楼，在当前全世界最高的十大建筑中，列第八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中国尊的临风鹤立，正是新时代中国、新时代北京高质量发展的标志。2010年，小汤山九华山庄竞标会上，12块北京中央商务区的土地挂牌竞标。其中，标号Z15的地块，显示为“北京第一高楼”。经过激烈角逐，中信集团以63亿元报价拔得头筹。

十年磨一剑或许夸张，十年建一楼却真真切切。如果说，上海中心像黄浦江上扬起的风帆，那么，中信大厦“中国尊”，则是盛世庆典的彝尊。

大厦底部的方形轮廓向上收紧，再向上又放大，至顶部达到最宽，形似古代酒器“尊”。整体造型，有点类似广州的“小蛮腰”。“小蛮腰”并非一种腰的类型，语出白居易《病中诗十五首·别柳枝》：“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。”小蛮是白居易家中侍妾，大约是胡人，腰细若杨柳。小蛮腰便有些戏谑之意在内了。因此，最多可为广州新电视塔的昵称。“中国尊”却透着庄严。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尊，青铜制成的酒器，也是祭器。著名的，有“商四羊方尊”，学过小学历史课程的人，对它都不陌生。器身方形，方口、大沿、高圈足、颈部高耸。中国尊，正借鉴了方尊的设计灵感。

有人将“尊”“樽”等同，其实不然。樽意为酒杯，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”“人生如梦，一樽还酹江月。”尊，则乃盛酒之礼器。四羊方尊高58.3厘米、重34.5千克，是不可能用来饮酒的。由此可知，中国尊，非“中国樽”。如四羊方尊般，中国尊中部为略有收分之双曲线造型，流畅的线条如水似丝，尽显婀娜之姿。如此，高而秀、挺而曲、屹而柔，雄健而婉约。既是入驻中信集团、中信银行、中信建投证券、中国人寿、阿里巴巴集团，以及多家金融、科技、咨询公司等现代企业的高端物业，又完美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刚柔相济、上善若水的神韵。

“中国尊”巨大的尊足从地上升起，与四羊方尊的设计形神毕肖。细观，又仿佛巨大的树根，牢牢地握着地面，还若虎爪，蓬勃着奔跑的力。仰头、再仰头，直如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鲁迅先生描述的“将头仰起，摇着，向后面拗过去、拗过去”，而且“总是微笑起来”。既是如方正、质朴、博学的鲁迅老师寿镜吾先生读经典时会心的笑，更是发自心底和灵魂深入自豪的笑。这也是不满列强侵略与清廷腐败中秀才后便拒绝科举，一生居家课徒的宿儒寤寐以求的理想。

从四面八方任何一个方向抬头，一眼望见的，无疑都是中国尊。在北京CBD高低错落、各有风格的建筑群中，中国尊如美少女般亭亭玉立。细的腰身、如戴王冠的头部，使天地成了她的舞台。北京作为古都，是厚重的、庄严的、深沉的、古朴的，中国尊和她的伙伴们，却让北京增添了青春中国的灵秀。

CBD核心区郎家园地带，在元代至明初，是皇家游猎的御苑“獐鹿房”之一。明代名为“七圣庙”，清初为有功之臣“郎氏”家族封地，改称“郎家园”。郎家人在这里广植枣树，果呈椭圆形，两端有尖，叫“马牙枣”。果皮薄而脆、果色红间黄、果肉淡绿白、果味甜酸脆，乾隆宫廷贡品，至慈禧仍偏爱，百姓皆言“无枣不郎家园”。

鲁迅《野草》开篇散文诗《秋夜》第一句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。枣，是中国北方最具标志性的水果，不少村子，都叫“枣林”。

“中国尊”正西，是231米高的清华大学众秀大厦，西侧后，著名的CCTV大厦隔光华路相望。正东，是238米的世界华商中心大厦，238米正大集团总部大厦，与华商中心并称“双子座”。中西部内侧，是260米的三星大厦；外围，是205米的阳光金融中心。中东部内侧有223米高的泰康大厦，外侧有189米高的中国人寿金融中心。这些超高层建筑，不仅是城市新地标、新形象，直接展现着建筑科技水平、城市经济实力，更昭示着区域功能定位。

CBD核心区内十八座新兴样式的大厦，总体形成一座“城门”的样式，十几万高新科技人才汇聚在这块北京最绚丽的写字楼、金融圈集中地，施展才华，创造财富。

